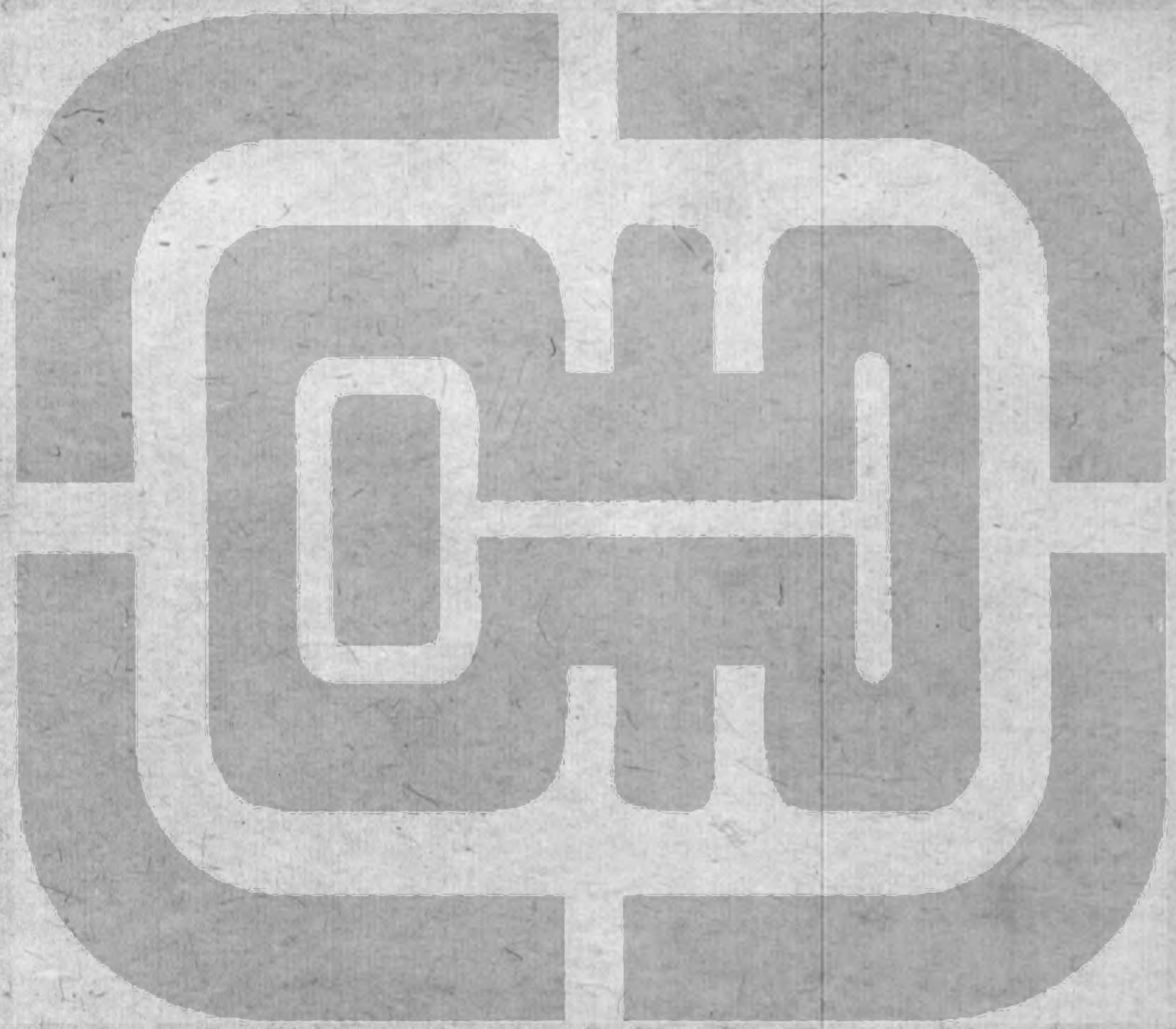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五

經義

論語義二篇

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鮮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踰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楊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

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蓍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僞見矣古人有言曰鉏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爲觀過斯知仁也歟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健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

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悔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耻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厠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孟子義一篇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爲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

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莊子解一篇

廣成子解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山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道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聞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舍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

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于已欲長生而外託於養人民遂羣

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人民遂羣生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也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天下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取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與佞人猶穀之於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隋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今始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吾聞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棄物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也情

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閒居三月而復往見則蹷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人如枯木死灰無可生可殺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窈冥昏默之狀乃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窈冥昏默者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冥昏默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于道者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眞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眞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懼外不閉二

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數歟曰穀之不爲稗在種者一粒耳何數數之有然力耕疾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既立亦必有堅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練變化堅氣而凝物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至其極不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爲之者在我成之者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稺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

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
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爾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皇者其精王者其粗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
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蓋將有以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皆乎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南榮趎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
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
故學道能盡死其人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可言
可取可去者皆人也皆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
取不可去者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
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
雖異吾不知緡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日月
也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十五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六

論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欽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幸復用唯怨之

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深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亟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也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鋭于功名而嗜于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再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于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

之變哉愚以爲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責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而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愼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一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所以不旋踵羅仇人之罪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邪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行五教棄爲后稷而烝民粒食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

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回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而已矣漢高祖以三尺劒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于智勇所行之策常主于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于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谷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築臨洮北屬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祖也

好德錫之福論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中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于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

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redacted]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于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于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于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后可以合于皇極然則先生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物不可以苟合論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于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于其始者非爲其始之

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后世求速成之功而勤于遲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欲得也止于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于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會者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于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于室死以葬于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于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謀妁不告于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于內而君

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爲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于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鄉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詔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于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噬以賁盡矣

上好禮則民勿使論

爲國無難而莫難于役人人不可役則尊者不得安于尊卑者不得安于卑則君子小人其體相抗而勞佚之事遂至乎無分故聖人常患天下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故爲禮以定其志而有尊卑貴賤之辨使君子勞心于上而安于樂逸享天下之奉而不爲恭小人盡力于下而安于勞苦應無窮之役而不爲恤然后君子不失其養而小人不失其所始安夫貴賤尊卑之理而謂其分之所當然此聖人

立禮之大凡也雖然天下之至愚進退周旋未必皆中其節文強而使之入吾教法則必潛紊等差而孰爲之服從必上之有所儀刑使之入而不自知其馳率之力可易而無難故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謂其祗遜之心生其中而非出于勉强者也夫上好則下必有甚焉豈有此不先率而彼必樂從者也古之王者未始區區求民之從我而惟患我之不能自好吾能盡心於禮讓則天下之人所自必於服從不待人人提諭而後知之也苟惟自蹈之不能而必責人之不出乎節制之外雖鞭笞搖擊而望其無踰吾知其不能爲也今有人不知父兄之奉而見慢于嗣子不咎已之不奉父兄而反咎嗣子之不能盡孝于我是亦惑也苟知彼之不易使則莫若先招之能自必於此則彼不待教而自至也故王者欲使民爲禮無以異于是也

周禮法周官論

鄭康成注周禮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天道備矣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官攝官分職以法之愚嘗推考載籍判別眞僞竊未以斯言爲得也何者成王嗣位年甫幼冲三監兆亂天下

蕩搖周公念王業之艱難慮有危於基構攝行王事負黼扆以朝諸侯制禮樂頒度量而服天下誕保文武之受命七年而歸政成王召誥曰復子明辟立政曰嗣天子王矣是周公之八年成王之元年也於是召公爲左右淮夷及奄於是叛周公親征而滅之五月乃還而作多方越明年而巡行侯甸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而周官之篇作矣卽周公之九年成王之二年也而云冢宰掌邦治天官也司徒掌邦教地官也宗伯掌邦禮春官也司馬掌邦政夏官也司寇掌邦禁秋官也司空掌邦事冬官也六卿分職以倡九牧乃周禮之六官也然則皆襲周公所制舊典禮經矣又曰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由此明之周公制禮非惟於始攝位之時蓋在武王撥亂之後成王未立之時損益四代以爲已制亦已備矣故武成云列爵爲五分土爲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儻制作未備典法未行能如是耶豈成王始有作之之意周公反奉而成之者哉然則成王乃上智之主材器德業當處周公之右豈得謂之中人耶且較之前籍篇第明徹自召誥而下凡七篇皆作于周公反政之後豈惟周官乎蓋周官既作而公旦已沒又不

聞其始制禮也言之不覈何乃至是又云乃立三公論道經邦即周禮之任也則知周官之所以申命百僚使遵守周公之舊章修方効職而已康成乃謂述天授位周禮之法甚無謂也夫以通儒之才經傳洽熟聞見雜博猶有謬論以至取訕後學惜乎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十六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卷第十七

省試策五道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于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為患緜緜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漢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於河之壖者三晉為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壑自是之後或決以攻或溝以守新坊交興而故道旋失然聖人之迹尚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于漢漢之法又

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憐生民疎瀹排廓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沒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之海濱之老民而與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乃無一人而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于北之冀州而東至于青徐南至於荊揚而西迄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濬畎澮道九州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兖州作十三載而嵎夷既畧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爲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隄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於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弃其地以爲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

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侯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訊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有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天子之馬止于十二閑而詩有騋牝三千美其富不訊其僭不害其爲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

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有至于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閱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全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故法令益滋而獘益煩刑禁甚嚴而奸不可止嗚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治之獘始于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之不爲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土芥以爲金玉柰何其不使民奔而效之也夫樂死而惡生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狗之然猶相繼而赴于市者飢寒斲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

積雪水之至凋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爲盜賊無所逞志若少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爲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修廢官舉逸民其招來之禮屬任之方

古者民窮而歸君君撫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一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言其官雖多于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爲中興而重黎之後失其守而爲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以進孔子慨然而歎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訊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歷世沿襲以至於今遂爲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贏尚書令不問以百

官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重歟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爲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廉潔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巖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訐直不識忌諱故先王置之補闕拾遺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修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叮嚀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厚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惏漸不可啟日富日驕久亦難治故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煩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逾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兵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

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逾越而二虜者實殘吾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懽忻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于民者愈多而藏于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也惟上之人實圖之

策問七首

取士不以格法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煩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成勢不移法煩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同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塗名易書之法選于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奸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于此夫豈無術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古樂制度

問聖人之治天下使風淳俗美者莫善於樂也去聖既遠咸英韶濩間無遺聲所可見者周之制而周官苦戰國附益傳籍出暴秦之煨燼其記載無幾又復駁異難較雖傳稱神瞽考中聲以立鈞出度則律先於度周官由嘉量然後見聲則量先於律傳載先王作七聲而周官之法則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則聲止于四而闕其三律同其三而異其二至于其間雖有制度反復可見而先儒說釋又加謬妄歌奏二事而曰相通其音果和耶圖極兩統皆有所避其法果當耶法之二三樂不可正後世雖欲淳天下風美天下俗將何以哉

漢封功臣

問漢皇嘗言吾運籌得子房給饋餉得蕭相國而攻取以韓信此其所以取天下則諸臣就功宜無與三傑比矣及平定次功何以守關爲第一是亦宜矣於功次宜在子房韓信而長位乃居六十四信復不爲位次乃用曹參次何功出信下則高祖當言戰必勝攻必取在參矣且十八侯功次以周勃樊噲酈商灌嬰非次參爲諸公上宜若未安也如張敖奚涓靳歙王汲薛歐蟲達輩非顯功于世而先諸公何謂也

且書冊血盟山河並久宜其次功無輕重差謬乃可以安天下雄傑而無怨謀豈張奚輩大功在世而難於料耶不然何異也又高帝始封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及文景世諸侯號爲強盛乃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者自倍耳及功臣不能自終七國謀釁議者常咎高皇封國過制使然耳周禮公五百里蓋不啻三四萬戶矣奚至卒長久安寧而漢易爲開隙耶

復古

問春秋之法變古則訊之古則大之明乎古之不可易易則亂矣觀秦漢之制率然以其制易古之制故率以是至于敗亂者有由然矣雖然由秦漢而下距至今去古愈遠幸一旦思復則又懼牽制泥古之失否則春秋之所訊然則果復之爲可耶抑亦從時之變爲可也幸究微以要聖人之中

五路之士

問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魯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尚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士之

法未得其道其各以所習之經聞之於師者著於篇

農政

問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悌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官不訊也戶口盈縮無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而爲農桑之政計戶口而爲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爲母益有擾有司或焉當何施而可

禮刑

問古者禮刑相爲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其本矣而況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反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爲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擬廷試一首

問皇帝詔曰嗚呼維天祐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永惟大夫釋畎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爲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于家而欲行之于國者大夫之

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已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民未安高賈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獲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七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八

邇英閣進讀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爲不知時變亦宜也然謹按楊子法言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人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

之大臣爲社稷之衛哉

敵季布斬丁公屈突通不降高祖

軾以爲漢高帝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狗主有死無二惟賢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萬世臣主之法

漢武帝唐太宗優劣

軾以爲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殁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主矣漢武帝雄才大畧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案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爾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主之所欲聞也温顔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

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

軾以謂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以免出爲邊吏治効不進則詰責之旣進則褒賞之所以歷試人才考核事功盖如此孝宣之治優于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以不知也

唐太宗訪鄭公後得魏謩

軾觀唐文宗覽正觀事而思鄭魏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室陵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鄭注之狂謀幾隕唐大祚良可歎已至於獎魏謩之極諫願處於無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顏眞卿守平原

軾以爲古者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才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鎭帥守自以爲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

眞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爲鑒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議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爾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以忤李林甫能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講筵進記

書韓維讀三朝寶訓

秘書監侍講傳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荅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僖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眞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

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眞宗皇帝小善爾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眞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于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不及于百姓而及于禽獸豈恩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　皇帝陛下仁孝發于天性每行見昆虫螻蟻遠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某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眞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虫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録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推好生之德臣不任大願

雜著

仁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常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疾隨之病

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肢百體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厘之内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甚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易說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者爲老七八者爲少其說未之詳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以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也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也極於六自上而下陰陽均也稚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

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李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有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也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若稽古說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眞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眞也曰惠亦順也方虞書時未有云順者耶

八佾說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給承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以節八音故止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減其二列若如預言至士止以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又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人晉以一人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予案說文佾從人從肩聲佾音許訖切佾從肉八聲其解云振也人無緣爲肩之聲疑古字從八從肉

蜡說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猶虎之尸誰當爲之致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衰老物黃笠草履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說孔子譬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謂是也

尸說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意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

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心齋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人不知此道直以卑卑之勢遂不行耳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八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十九

史評

四罪非大奸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多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皆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悖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

皆非誅放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堯遜位於許由

司馬遷曰夫學者載藉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荐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謂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簞食豆羮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巢由不可廢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爲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羮矣未盡善也楊雄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能溷夷齊之口乎於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商人賞罰

礼云商人先罰而後賞而漢武策董仲舒云商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此百王之所同而獨云爾者漢儒之學固有以商爲厚於威而薄於恩也耶

堯桀之民

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遍四海也

管仲分謗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臺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僭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子玉將兵

蔿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柳以將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辨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彭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

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管子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于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仲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常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僅誅死有以也夫

荀子疎謬

荀子有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生於水而寒於水故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醉夢中語青卽藍也氷卽水也今釀米以爲酒殺羊豕以爲膳而曰酒甘於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皆笑之而荀卿乃以爲辯信其醉夢顚倒之言至以性爲惡其疎謬大率皆此類也

穰苴可疑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曰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

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當更徐考之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亦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爾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德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而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也弟子傳妄也

予嘗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左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歲而吾先師與蒙其垢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

孟嘗取士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于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田单火牛

田单使人食必祭以致鳥鳶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世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五彩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荆軻衛生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

顏蠋巧貧

顏蠋與齊王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分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朴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呼戰國之士未有如曾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曰晚食以當肉安

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知蠋之巧也

王翦取荆

張儀云善用兵者破敵滅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取之雖小痛亦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足以殺兒吾觀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則一拔得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張儀欺楚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秦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子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直不疑不情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吾[redacted]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謟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吾是以疏觧之

漢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陳平論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傅兩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

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向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趙堯真刀筆吏

方與公謂周昌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强相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至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爲高祖謀哉其後呂后怒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爲高祖謀者其自謀亦不遠矣昌謂之刀筆吏眞不誣哉

班固不譏酈寄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忘義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刼雖摧諸呂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厚善也石蜡之子厚與州吁游蜡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蜡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爲義陋矣

霍光廢立之意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直風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徵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耶

申公爲嬰蚡起

竇嬰田蚡俱好孺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奸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爲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反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禽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

耳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耶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爲後世君子之戒

史彥輔論黃霸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云黃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肉小術陋矣潁川鳳凰蓋可疑也霸以鶡爲神雀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爲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故記之

衛青奴才

漢武無道無足觀者惟據厠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爲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據厠見之正其宜也

漢武巫蠱魁

漢武諱惡巫蠱疾之如仇讐蓋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敖敖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都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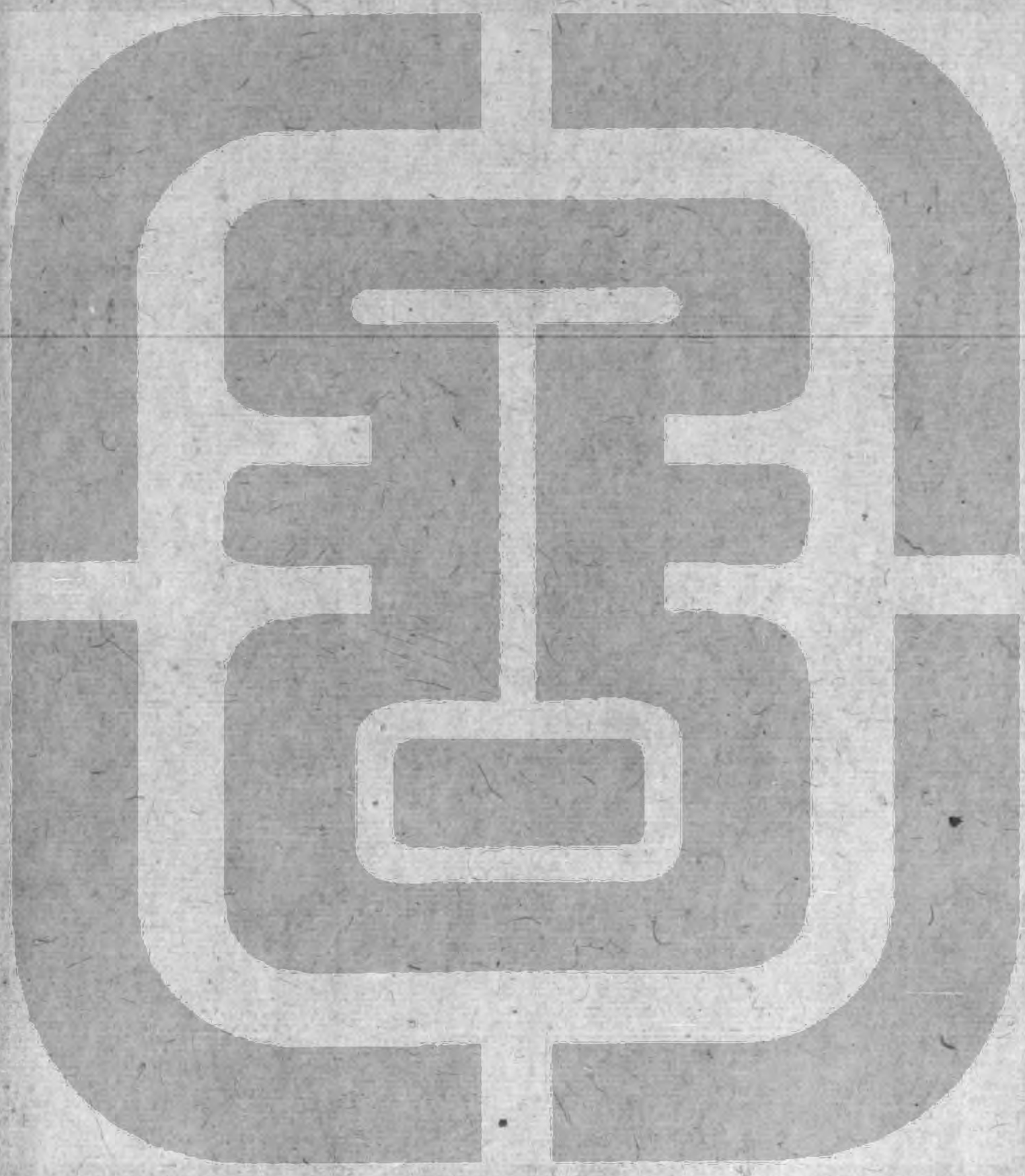
漢武無秦繆之德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

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漢武帝違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謬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元成詔語

楚孝王囂被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茂之命矣夫東平王禹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制節謹度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麗之離也今作不離疑爲俗儒所增也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十九

宋